

## 老照片

## 蚶螺船

桑金伟 文/摄

老底子宁波人哄戏小孩时总是说：“你是蚶螺船里捡来的。”当小孩吵闹或啼哭不止时，大人又吓唬说：“把你还给蚶螺船！”

这至少意味着两点：当年蚶螺船经常出没于乡间的河道上；蚶螺船上的生活够艰苦的。

老百姓常说，蚶螺是“穷人的‘鲜下饭’”，美味而廉价，每颗都是“罐头品”。宁波人爱吃蚶螺是出了名的，这从宁波老话“三十年夜下饭多，还差一碗割蚶螺”中便可以看出。

除了徒手“摸蚶螺”外，专门搞蚶螺船有三种方式：一是用长杆平口耢网，站在岸上或直接下水耢蚶螺；二是驾一叶小舟，右操长杆耢耙，左擎箕斗，把蚶螺耙入箕斗，这已经是准专业的搞法了，但每次出去一般不超过半天，适于附近作业；三是配置一艘中型木船及专业耢耙工具，携妻带子，长期漂泊，以搞蚶螺为生，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蚶螺船。

第一种方式往往是自给自食的。摸第二种方式的人是目前菜场上蚶螺的主要供应者。在慈溪，现今这类搞蚶螺人较集中的地方是宗汉、高王一带，在相应的季节里每天提供蚶螺越千斤。第三种方式即蚶螺船，如今几乎销声匿迹。

2005年8月，我应鄞州文化馆之邀去集士港一带采风，与一队正在作业的蚶螺船不期而遇，儿时的场景终于再现，于是赶紧拍摄。

早年，在宁绍平原密布的河网里，有很多蚶螺船。而在慈溪县城浒山的护城河之东北隅，有一处蚶螺船聚集地，小地名叫“沈府巷”。岸边搭建着小屋，河上停泊着蚶螺船，就像蚶螺密密地寄附在大埠头



## 漫步武胜门

## 古迹

胡仲光/文 沈建玲/摄

假如有人问，如今余姚城内哪片土地最为古老？当数阳明街道武胜门街区了。

这里没有时时散发着柏油臭的马路，没有贴着马赛克高高耸立、阻挡阳光的办公大楼，也没有繁杂喧嚣的汽车声。只有挂着黑漆黑漆、长满青苔的粉墙黑瓦和窄窄长长的弄堂。三三两两的人们，或围坐在一起晒着太阳，讲“空摊头”，打“老K”；或拎着小煤炉子，生火烧水做饭。这里与外面隔了一个世界，处处还是过去那种安静和慢条斯理。

在“日新月异”的年代，这片土地为什么还能顽强地坚守着？我查阅了一些资料，文献中有记载：东汉建安五年（200



以搞蚶螺为生的蚶螺船主，携妻带子，长期漂泊在水上。



这种搞蚶螺的方式，就像在耕耘河底，捕获率较高但不常见。



收集蚶螺船捕捞的蚶螺。

下一样。我读初中时，学校就在现今的陈之佛纪念馆旧址。我常常会有意识地择路途经沈府巷的东北小角落，只见路边路旁堆满蚶螺壳和黄蚶壳。这是蚶螺和黄蚶煮熟后所留下的贝壳，它们可烧制成石灰，故舍不得丢弃。

说是蚶螺船，其实捕捞的不只是蚶螺，还有黄蚶和河蚌，偶尔也有小鱼小虾。黄蚶也称河蚶，外壳呈黄绿色，肉质比蚶螺更鲜嫩。慈溪人通称焯出的蚶螺肉、黄蚶肉叫“蚶肉”，不过这个“肉”在方言里变了音，与宁波话的“蚶”相近，“蚶肉”念成了“蚶绒”，进而成了“鲜绒”。的确“蚶绒”很鲜，“蚶绒”炒萝卜丝、“蚶绒”炒韭菜、“蚶绒”滚糟，是很不错的家乡菜，我至今还经常想念。

沈府巷早在10多年前已成了天九街商住住宅区，“蚶螺船们”的遗老遗少哪里去找？在热心人的提示下，我总算找到了当年沈府巷的蚶螺船主周金岳。

今年84岁的周金岳，11岁就成了蚶螺船上的帮工，18岁那年开始了自己的蚶螺船。22岁与另一艘蚶螺船主的闺女陈婉婉结婚，从此开始了男耕女读的蚶螺船生涯。他们有4个子女，先后在蚶螺船上

成长，到上学年龄时才离开蚶螺船。他们每次外出作业的时间是1个月左右，东游西荡，随路将蚶螺出手，有时也上岸去市场直接零售。

蚶螺船生活之艰辛不言而喻，光在宽仅1米有余、长不足7米的船上长久生活和劳作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风里来浪里去，严寒酷暑与湿漉漉滑溜溜的蚶螺为伴，能经受得起更是不易。

周金岳介绍，早年间沈府巷一带的蚶螺船有20多艘，其中近半数来自绍兴，金姓、卢姓的船主往往就是绍兴人，陈姓、周姓的是浒山本地人。

说到蚶螺船户，让我联想到分布在两广、福建沿海一带的“蛋户”，漂泊在富春江、新安江、兰江上的“九姓渔户”和散居在绍兴、宁波一带的“堕民”。

周金岳是家乡坚持到最后的蚶螺船户，消失的年份是2000年。照此算来，他搞了60多年的蚶螺。没有了蚶螺船后，周金岳的营生仍与蚶螺有关。他从沈府巷搬迁到浒山城郊的石桥头村后，利用自己的“蚶螺缘”，在家里搞起了蚶螺批发。傍晚，宗汉、高王一带“搞手”载着蚶螺会集到周金岳家，晚上他按预订

数量将这些蚶螺一分装，翌日凌晨零售便上他家来取货。80岁的老伴依然忙前忙后，一对老夫妻朗朗而有奔头。

周金岳说，绍兴人称黄蚶叫“斧头蚶”，目前市面上出售的黄蚶大多是从江苏、安徽的湖泊里捕来的。他说，浒山菜市的西大门附近有家蚶螺摊位，每天会有黄蚶出售。

按照他的指点，次日一早我去了浒山菜市，蚶螺摊摊主边割蚶螺边挽客，说：真巧，今天的20多斤黄蚶刚被一个买主全端走了，你还是明天再来吧！我问现在还有“蚶绒”卖吗？她答“蚶绒”早就不要卖了，因为现代人更注重菜品的清洁度。看来，要吃“蚶绒”炒萝卜丝，只有自己动手了。

浒山菜市上的黄蚶6元每斤，蚶螺四五元每斤。蚶螺依然是“穷人的鲜鲜”。宁波老话说：“三天不吃蚶，蚶螺带壳咽。”宁波人离不开海鲜，而日日海鲜太贵，就用蚶螺代替吧。

当谈到搞蚶螺人的前景时，周金岳老人说：“五水共治”后，河水干净了不少，蚶螺又多起来了，而对水质要求较高的黄蚶，说不定以后也会在本地重现呢。

## 回味

朱宁

天蒙蒙亮，我搬了把椅子，捧着惺忪睡眼，坐到堂前看燕子喂雏。院墙边水杉树下，多了几堆东西用簞盖着，掀开，里面有很多小树苗，挤挤挨挨，像一群躲猫猫的小朋友，树苗根上还带着湿润的泥土。

“吃过早饭我们一起去看种橘树。”父亲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百余棵橘树苗是父亲昨晚连夜用自行车从白莲寺塘驮回来的。

月光下，顶着料峭的春寒，在连绵起伏的砂石路上，单骑来回100余公里。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一家人生活的期望，匆匆往返。“过几年，就有橘子吃了！”

橘子，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是个稀罕物，过年时节才能看到几个。小心翼翼剥开橘皮，拿出一瓣，去除橘络，放进嘴里慢慢品尝。吃几瓣，橘皮裹回去，藏好，等饿了再拿出来吃，一个橘子能让我们快乐好久。谁家有人病，去商店买两个糖水橘子罐头，用网布袋装了拎去探望，那是一份厚礼，能让人心里惦记不忘。那时，我傻傻地想，生病多好啊，生病可以享用橘子罐头，那滋味比奶油棒冰不知好多少倍。现在好了，家里种橘树了，以后想怎么吃都可以。

在海塘边整理好的空地上，一长一幼，挖坑种树。平时爱偷懒的我也好卖力，小锄头上下翻飞，干得有模有样，全然不顾手上已起了水泡。等橘树全部种好，满月已在半空，父子俩坐在田埂上，听着阵阵蛙鸣。父亲划了根火柴点上烟，脸上满是汗水，眼角不知什么时候已长出了皱纹，烟头忽明忽暗。我摊开麻木的双手，手上的水泡早已溃破，父亲瞥了一眼，一脸的心疼。

不知哪天，橘园东北角河堤边长出了个稻草屋顶的舍，四角是大腿粗的椽树干，舍里铺了床，床下几株歪歪扭扭的络麻。

不知不觉橘树长得和我们一样高了。日间的酷热已散去，橘树下的西瓜藤趁着夜色舒展，向着未知领域攀爬。橘园里有排水沟渠，水浅，泥能没过脚面，螃蟹、小鲫鱼、泥鳅也出来纳凉、觅食。农家孩子夜间也不闲着，偷偷拿了家里手电筒，三五成群在沟渠里搜索猎物。索索声在草丛响起，“鸟乌梢梢！”小伙伴们马上作鸟兽散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，原路找寻丢弃的鱼篓、凉鞋。快快带着鱼篓返家。

那夜，梦境里都是在橘园被硕大的乌梢梢追得无处躲藏的狼狈模样。

瓜开始熟了，全家喜笑颜开，每天大清早，摘下来一手拉车西瓜，拉到祠堂门口，坐在樟树下大条石上，根本无须吆喝。“哟，好大的西瓜啊！”“砰砰砰”，一堆人围着瓜车，各自托着心仪的西瓜，用手指弹着挑选。“不用挑，都是选过的。”不到半个小时，西瓜就所剩无几。“砰”，不远处叔家小儿子没抱住手里的西瓜，摔了，那娃用欲哭无泪的眼神看着他爹，他爹一脸愠色盯着小弟。“没事，我给你换一个！”父亲利索地挑了几个比他们原来还大的，换回摔裂的瓜。在条石上咔嚓切开，“来来来，大家吃

天凉了，天也高远了，秋风瑟瑟，单衣加上了外套，橘子像一个个小灯笼点亮了家人的心房，收获总是让人喜悦。橘园里一片欢声笑语，咔嚓的橘剪声不绝于耳。“这个橘子好大！”“喏，我这个比你更大呐！”虽然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手下速度却不慢，“要剪在橘蒂转折处，剪下了要轻拿轻放，不然不好保存……”父亲的叮嘱到今天言犹在耳。大的品相好的，另外放置，留着自己吃和待客用，我总能吃到最大最好的橘子。很快一竹筐满了，又换个筐装。剪橘子看似简单，但由于擎着手，久了，手就酸。累了，席地而坐，放开肚子吃，吃到牙酸，以至好几天都不想碰橘子。

童年的冬天特别冷，火熄是家里必备的过冬工具，做作业时脚旁总有个铜火熄陪伴着我。火熄上搁着橘子，香香的温暖着寒门学子的严冬。过年是最让人期盼的日子，每年大年初一早上我们还在被窝里，祖母就已早起，“起来了，喝糖茶嘞！”堂前和煦的阳光下，茶杯里橘皮丝浮浮沉沉，芬芳无比。



青涩的橘子挂满枝头。(柯以 摄)

瓜！”人们分享着喜悦，瓜熟得恰到好处，那份清凉直沁心脾，真甜！

又是一个清晨，家里来了一个客人，像父亲一样英气勃发，蓝色中山装的军纪扣严丝合缝，父亲叫他“师傅”。那些天，父亲和师傅在地里拿着橘枝修剪橘树，早出晚归，修剪下的橘树枝堆满茅舍旁边的空地，橘园里弥漫着树浆的清香。不久，修剪下的橘枝干透，灶间多了一堆柴火。

仿佛一夜之间，橘树们长得和父亲一样高了。橘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，嫩黄的花蕊，白玉般的花瓣，密集地堆在枝头。橘园像块巨大的翡翠，上面积着一堆堆皑皑的白雪，好大一块温香的软玉。浓郁的香气散布在田野、屋舍，路人经过都会不由自主放慢脚步沉醉于香气里，“哎，好香的花啊！”家里的鸡鸭不待天明，就围聚在阡门边，咯咯嘎嘎扑扇着翅膀，迫不及待地要去橘园里撒欢觅食。

放学了，我先到橘园茅舍里甩下书包，在花香陪伴下，做好作业。摘下满满两兜橘花回家，放几朵在杯子里，加上红糖，泡一杯红糖橘花茶。报上一口，人从里到外都透着花香，所有烦恼烟消云散。

地里稻谷黄了，忙碌而充实的日子又来临。学校也放农忙假，割稻、逆稻把、打稻、晒稻谷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那些技能我们农家孩子似乎天生就会。劳作间隙，浑身泥浆的我们坐在橘树下荫下小憩，用草帽扇着风，转手摘两个果皮青青的橘子，酸甜的滋味让人疲惫顿消。

天凉了，天也高远了，秋风瑟瑟，单衣加上了外套，橘子像一个个小灯笼点亮了家人的心房，收获总是让人喜悦。橘园里一片欢声笑语，咔嚓的橘剪声不绝于耳。“这个橘子好大！”“喏，我这个比你更大呐！”虽然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手下速度却不慢，“要剪在橘蒂转折处，剪下了要轻拿轻放，不然不好保存……”父亲的叮嘱到今天言犹在耳。大的品相好的，另外放置，留着自己吃和待客用，我总能吃到最大最好的橘子。很快一竹筐满了，又换个筐装。剪橘子看似简单，但由于擎着手，久了，手就酸。累了，席地而坐，放开肚子吃，吃到牙酸，以至好几天都不想碰橘子。

童年的冬天特别冷，火熄是家里必备的过冬工具，做作业时脚旁总有个铜火熄陪伴着我。火熄上搁着橘子，香香的温暖着寒门学子的严冬。过年是最让人期盼的日子，每年大年初一早上我们还在被窝里，祖母就已早起，“起来了，喝糖茶嘞！”堂前和煦的阳光下，茶杯里橘皮丝浮浮沉沉，芬芳无比。

天凉了，天也高远了，秋风瑟瑟，单衣加上了外套，橘子像一个个小灯笼点亮了家人的心房，收获总是让人喜悦。橘园里一片欢声笑语，咔嚓的橘剪声不绝于耳。“这个橘子好大！”“喏，我这个比你更大呐！”虽然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手下速度却不慢，“要剪在橘蒂转折处，剪下了要轻拿轻放，不然不好保存……”父亲的叮嘱到今天言犹在耳。大的品相好的，另外放置，留着自己吃和待客用，我总能吃到最大最好的橘子。很快一竹筐满了，又换个筐装。剪橘子看似简单，但由于擎着手，久了，手就酸。累了，席地而坐，放开肚子吃，吃到牙酸，以至好几天都不想碰橘子。

童年的冬天特别冷，火熄是家里必备的过冬工具，做作业时脚旁总有个铜火熄陪伴着我。火熄上搁着橘子，香香的温暖着寒门学子的严冬。过年是最让人期盼的日子，每年大年初一早上我们还在被窝里，祖母就已早起，“起来了，喝糖茶嘞！”堂前和煦的阳光下，茶杯里橘皮丝浮浮沉沉，芬芳无比。

## 甬城绘·古桥



灞桥，位于奉化区江口街道坝桥村，单孔石拱桥，桥长26.8米。桥下的柏树港清流，贯通源自镇亭和雪案的县江。过去这里一遇风潮，咸水倒灌，交通阻塞。300年前，居此地的周氏家族议造桥梁，终成于乾隆时期，重修于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。现为奉化区文物保护单位。

(丁安 绘)

灞桥，位于奉化区江口街道坝桥村，单孔石拱桥，桥长26.8米。桥下的柏树港清流，贯通源自镇亭和雪案的县江。过去这里一遇风潮，咸水倒灌，交通阻塞。300年前，居此地的周氏家族议造桥梁，终成于乾隆时期，重修于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。现为奉化区文物保护单位。